

序 一

在南洋的鏡像中重構五四

一、五四、星際大戰與南洋的跨時空交匯

2019 年 5 月 4 日，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一則帖文，提到這一天雖然因「星際大戰日」（Star Wars Day）而聞名，但對新加坡而言，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紀念日——五四運動百週年。李顯龍強調，人民若不了解自己的歷史文化，便如「無根之樹」。這一幕成為了羅樂然博士新著《五四在南洋——新馬華人的文化記憶與中華想像》的精彩開篇。羅博士敏銳地觀察到，一個發生在百年前中國的學術與政治運動，如何跨越海洋，在異地生根發芽，並最終內化為新馬華人社會、乃至國家領導人眼中的「自身傳統」。

那一天，我創立的文圖學會主辦「百年五四新加坡 so What」座談會，羅樂然博士也於線上發表，我們都認為：發生在北京的五四運動不僅僅是某日的單一事件，我在拙文〈百年五四，南洋餘波〉（後來收錄在拙著《星洲創意：文本·傳媒·

圖像新加坡》）談過，而羅博士的這本新書則更為全面。這本書並非傳統意義上僅關注「影響與回應」的歷史論著，而是一部深入探討五四運動如何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以下簡稱「新馬」）被接收、轉化、遺忘與重構的學術力作。

二、方法論的創新：新南洋研究與毛細管作用

羅博士在書中提出了一個核心的學術關懷：如何在「南洋研究」與「東南亞研究」的張力之間，重塑南洋華人的近代文化史。他引進了近年來備受討論的「新南洋研究」視角，主張擺脫傳統的「中國中心論」或「移民悲情史」。這種取向強調華人在地主體性，觀察他們如何在多元族群與殖民政治的夾縫中，主動攝取五四話語來建構自身的社會模式。

在分析方法上，羅博士作者借鑑了傅柯（Michel Foucault）與王汎森的思想，即強調權力的「毛細管作用」（capillary action）。這意味着研究不再局限於精英階層的宏大敘事，而是考察五四思想如何像水分子的毛細現象一般，滲透到報刊、教育、夜校，甚至漫畫與繪本等日常生活的微小空間中。透過這種「社會史化」的轉向，讀者得以見證五四在新馬展現出的多樣性與矛盾性。

三、記憶的流變：從反日騷亂到語言標準化

書中前半部分追溯了五四初期在新馬的迴響。1919 年的新

馬華社對五四的接收伴隨着「延遲的報道」與「反日騷亂」。當時的運動在南洋更多地表現為民族主義的激發，而非單純的文化革新。

然而，真正對新馬華社產生深遠影響的，是隨後而來的「語言標準化」與教育轉型。第二章「重塑舌頭」詳細討論了五四後白話文運動如何在新馬報章與教育中推廣。羅博士認為，從方言私塾轉向國語（華語）學校的過程，不僅是文學工具的更迭，更是一種「中華意識的植入」。這種語言的統一，為後來新馬華人國族認同的形成奠定了基石。這正是五四運動在新馬最顯著的實踐成果之一——將一種遙遠的思想運動，轉化為改變大眾「舌頭」與「腦袋」的日常實踐。

四、學術體制的角力：南大與馬大的中文教育

本書最引人入勝的部分之一，是對戰後新馬高等教育中五四遺產的考察。羅博士對比了南洋大學（Nandah）與馬來亞大學（MU）中文系的成立過程。南洋大學的創立充滿了民間辦學的理想與對中國大學教育傳統的承襲，而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則在殖民政府的規劃下，試圖在「漢學傳統」與「在地需求」之間尋找平衡。

羅博士指出，這兩所大學對五四精神的繼承方式各異。南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的歷任系主任，不少與民國學術傳統有深厚淵源，體現了五四後中國學術體制的南移。這種分析將教育史、政治史與思想史編織在一起，揭示了學術體制化過程如

何成為五四記憶的另一種載體。

五、視覺與大眾文化的五四：漫畫與百年紀念

除了探索學術體制，本書第七章探討了漫畫與繪本在新馬的變遷，這也是我喜見和羅博士合作《四方雲集》之後繼續深掘的成果。透過分析如劉敬賢的《陳福財的藝術》等作品，本書展示了歷史記憶如何在大眾文化中被「玩味」與重新詮釋。

全書的總結在於對 2019 年「百年五四」紀念活動的觀察。研究指出，五四在新馬經歷了「週期性的復活」。在新加坡，官方論述趨向於將五四與文化傳承、建國史相掛鉤；而在馬來西亞，五四則更多地與華文教育的焦慮與族群定位聯繫在一起。這種「紀念史學」的反思，提醒我們歷史寫作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六、結合概念史與記憶史

羅博士成功地證明了，五四研究在新馬並非過時的課題，而是不斷回應當代社會的鮮活概念。我想，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在於：

1. **視野的開拓：**將五四從中國的民族敘事中剝離，放置在「跨區域」與「全球史」的框架下審視。
2. **方法論的實踐：**成功運用「概念史」與「記憶史」的方法，從日常生活的微觀視角重構歷史。

3. **在地性的挖掘**：深入分析新馬特有的殖民與後殖民脈絡，使讀者了解五四如何被「在地化」為南洋的遺產。

對於關注東南亞華人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以及記憶研究的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本必讀之作。正如羅博士在結語中所言，五四在新馬是一個內化且不斷演變的思想概念。透過這面「南洋的鏡像」，我們不僅看到了五四在新馬的過去，更看到了當代新馬華人如何透過對歷史的「臆造」與「重構」，來定義自己的身份與未來。

衣若芬

書於新加坡

二零二六年一月

序 二

五四作為方法：紀念與臆造

羅樂然博士的新書，陪伴我度過這一年的聖誕；我也樂於在寧靜的假期裏，讓書中鉅細無遺的資料發掘與整理，對比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如何挪用對中國的五四運動的記憶與選擇性的詮釋，帶領我進行富思考性的辯證分析。除了擴闊知識以外，亦是一場歷史與文化研究的好運動。於此，對羅博士的努力致以感謝與敬意。

中國的五四運動百週年紀念的確是一場展練，演示着新馬華人於「新南洋」的在地文化身份，以及在中國以外的主體能動性。如此特殊，或在今天難以想像再能重現的歷史事件，及其所曾建議的政治性範式轉移，雖然是曇花一現，想不到百年以後變作了日常化的生活素材，滲進新馬華人於語言、教育和各式各樣的解放主張。羅博士指出本書是從一個邊緣（香港），去考察五四運動在另一個邊緣（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在意識、態度及政治策略上的角力。

但強調邊緣，卻又肯定了中心的位置，涉及了「何謂中國」

的爭論，這總是沒完沒了的。在「個人化」、「在地化」及「紀念化」這三個作者引述為五四運動研究的學術趨勢（Trends）中，本書更著墨於「在地化」，如此亦正是這個研究的趣味所在。書中搜集的馬來亞大學與前南洋大學的教育檔案、英文與中文報章有關五四運動的評論、日本外務省的文書紀錄，及不同人士的回憶錄等資料，不只確立了寫作的結論：論證了五四運動作為歷史文本，如何在新馬的歷史中，成為一場延綿不斷的「被召喚、被消解以及再被詮釋」的過程。

此書研究之所得，實亦印證了霍爾（Stuart Hall）有關離散群體的身份建構，這是一個在遷徙遭遇及當下語境中不斷重構的過程。有關建構又總是流動性的，在變調的歸屬意識中掙扎，並在不同的表述中生成變化。或許沒有所謂有關五四精神的共同歷史與集體記憶，它就如飛揚於風中的植物種子，四散在不同的土壤裏發芽變種，與其他的「事件」互動着。

羅博士研究中的一項嘗試，是思考南洋華人社會何以在深受中國文化滋養的歷史條件下，始終未有發展為「文化中國」的海外複本。這個問題蘊含了對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本質性的迷思、權力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問題除了是否可能以外，還關懷對華人離散族群生活和心靈的裨益，以及最好怎樣挪用與詮釋五四精神，而非只視之為一個身份政治的起點（point of departure）。

世界各地的華人族群正處於前所未見的擴張及多元化的趨勢，此書提供了一個適時的反思及評價文化身份建構的平台。五四百年，是五四的臆造運動，還是以五四作為方法？羅博士

闡釋早在百年紀念之前，五四的態度與精神，經已示範性地滲進了生活日常，這當然也包括了香港。

文潔華

在香港出生、成長及生活的華人學者
二零二五年聖誕

目錄

導論

序一	衣若芬	/2
序二	文潔華	/7
5月4日是星球大戰日		/16
南洋研究？新南洋研究？		/19
從香港臆造南洋		/27
後百年研究：新馬五四研究的日常化		/34
視野與範圍		/45

第一章

反日？反英？ ——五四運動在東南亞華社早期的迴響	51
引言	/52
延遲的報道與貌似反日的騷亂	/55
從反日到愛國：刊物傳播的作用	/66
吾們僑胞的「愛情」	/71
小結	/79

第二章

重塑舌頭 ——五四後新馬的語言標準化與中華意識的植入	81
引言	/82
媒體先鋒：報章刊物對白話文的提倡	/84
文學實踐：從模仿到在地的文體變革	/89
教育轉型：從方言私塾到國語學校	/92
社會滲透：夜校、國語運動與國族認同	/98
小結	/102

第三章

愛國？新文化？ ——戰時新馬新文化運動話語的接受	105
引言	/106
1920年代五四運動話語在新馬的質疑、滲透與淡出	/107
因反日戰爭而重現的新文化與五四紀念	/112
戰爭時期南洋左翼的新文化話語	/121
小結	/132

第四章

水闊魚沉 ——戰後新馬文人的五四記憶與紀念	135
引言	/136
戰後初期文學史的五四運動定位	/138
戰後消失了的五四	/145
重新記憶：給五四寫信	/149
小結	/153

從北平到雲南園

——五四後的民國大學教育與南洋大學中文系的組成 155

引言 /156

瀛州正朔：近代中國的大學中文教育發展及其遷台 /159

南洋大學倡議所面對的社會挑戰 /165

從台灣到雲南園 /173

小結 /180

從薄扶林到武吉知馬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的成立與回應南大的挑戰 183

引言 /184

公開辯論：馬來亞需要甚麼？馬大中文系還是新華文大學？ /189

南洋大學的創立與馬大中文系的加快籌組 /193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與殖民傳統的漢學教育 /197

最合用的賀光中與馬大中文系的規劃 /207

小結 /218

教育？政治？

——五四運動後新加坡漫畫與繪本的變遷 123

引言 /222

戰前的新加坡漫畫 /225

戰後新加坡漫畫的發展特徵 /231

漫畫的政治；政治的漫畫 /241

東南亞的國際小國；繪本的東南亞大國 /247

歷史中的漫畫；漫畫中的歷史 /252

小結 /259

重寫五四？延續五四？

——五四在新馬的百年紀念與討論 263

引言 /264

五四記憶的在地化：新馬百年五四紀念活動 /270

百年回望的文學定位：新加坡如何紀念五四 /278

華教想像與文化焦慮：馬來西亞的百年五四與華教 /288

多重聲音的角力：新加坡五四論述的官方與民間張力 /292

小結 /297

五四記憶與五四想像

——從歷史事件到文化底蘊 299

參考書目 /302

後記 /333

圖表目錄

圖 1	李顯龍社交媒體的帖文	/18
圖 2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在《新國民日報》的廣告	/70
(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提供)		
圖 3	漫畫《和平陰謀》	/118
(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提供)		
圖 4	《中興日報》漫畫《預備立憲》	/226
(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提供)		
圖 5	蔡興順的 Super Li 漫畫	/243
圖 6	劉敬賢的《陳福財的藝術》	/253
圖 7	劉敬賢的《陳福財的藝術》裏的〈阿發的超級鐵人〉	/253
圖 8	劉敬賢的《陳福財的藝術》裏的〈163 部隊〉	/256
圖 9	劉敬賢的《陳福財的藝術》裏的〈入侵〉	/258
圖 10	雙溪毛糯療養院的版畫	/261
(由作者拍攝)		

表 1	1939 年《新國民日報》「五四紀念專頁」文章	/116
表 2	方修界定的戰前馬華新文學的四個階段	/140
表 3	方修的馬華文學史分期	/143
表 4	南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歷任系主任	/176
表 5	2019 年新馬五四運動紀念活動一覽	/272
表 6	南方文學之旅第 16 場——傾聽五四的聲音朗誦題目一覽	/276
表 7	《聯合早報》百年五四紀念文章一覽	/279

導論

5 月 4 日是星球大戰日

2019 年 5 月 4 日是五四運動發生百週年紀念的一天。時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當天撰文表示：

「不了解過去歷史、起源和文化的人民，就像無根之樹。」今天是 5 月 4 日。這個日子現在已以「星際大戰日」（Star Wars Day，港譯「星球大戰」）聞名，但它其實是一個更重要的紀念日。事實上，今年是其百週年紀念日！¹

這次的分享，李顯龍聚焦在五四歷史對新加坡的文化傳承和愛國精神的價值，並引用唐太宗（李世民，598-649 年，626-649 年在位）「以古為鏡」的名句，² 強調人民應了解自己過去的歷史、起源和文化，否則就像無根之樹。李顯龍的這篇社交媒體帖文所引申出的是，新加坡的獨立與發展，與百多年前中國的社會文化變革息息相關。新加坡在 1965 年從馬來西亞

1 〈李顯龍總理五四百年面簿發帖分享文章：「五四」塑造了今天的中國〉，《聯合早報》，2019 年 5 月 4 日，<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singapore/story20190504-953829>，瀏覽日期：2024 年 2 月 4 日。
2 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年），卷 71，〈列傳 21 魏徵〉，頁 2561。

聯邦獨立後，首任總理李光耀（1923-2015 年）在建國初期刻意強調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身份，先主張以馬來文為國語，以馬來文作為國歌的歌詞，³ 並抗拒任何高舉華人主體性的傾向，⁴ 避免被誤認為華人國家，在冷戰期間取得了合宜的平衡。數十年後，新加坡的總理卻從政治上肯定中國重大事件與國家成長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同一年（2019 年），除了在四地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與座談會、出版專書和論文集外，在東南亞較多華人定居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也有不少文化界與學術界的紀念活動。⁵ 在這一年，大家均由衷地深信五四運動與東南亞華人社會形成

3 事實上，學者認為此舉乃象徵性舉動為主，更多人以為英文才是新加坡的官方語言。詳參 Lionel Wee, “Language Policy in Singapore: Singl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in *English and Development: Policy, Pedagogy and Globalization*, ed. Elizabeth J. Erling and Philip Seargeant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3), p. 217.
4 例如以華語為教學語言的南洋大學，成為了李光耀獨立後的針對對象。而李光耀在 1963 年發動「冷藏行動」大逮捕，導致新加坡的左翼消失。而涉及左翼與社會主義的政治人物，如善用華語的社會主義陣線（社陣）秘書長林清祥被捕後，使得整個新加坡的社會環境都把華人文化、左翼與共產主義對等，直至當代年輕一代的出版旨在挑戰官方史觀，才提出不一樣的「新加坡故事」。關於南洋大學與人民行動黨的關係，詳參周兆呈：《語言、政治與國家化：南洋大學與新加坡政府關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2012 年），頁 237-338；關於新馬左翼的歷史記憶與敘事，詳參蘇穎欣：〈噤啞之後：新馬左翼歷史的記憶政治與當代冷戰敘事〉，《臺灣東南亞學刊》，15 卷 2 期（2020 年 10 月），頁 95-130。
5 關於當代新加坡的紀念，可參考 David Kenley, “New Culture Turns One Hundred: A Centennial Reflection on the May Fourth and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Singapore,”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20 (2022), pp. 1-21.



圖 1 李顯龍社交媒體的帖文

有着必然的因果關係。可是，五四運動不是發生在 1919 年的中國嗎？為什麼李顯龍會公開將五四運動視為自己的歷史與傳統？無疑這個主張是與五四的集體記憶在東南亞的演變及其概念與在地社會、文化脈絡之間的互動有關。由此可見，東南亞社會或學術界如何看待五四運動在自己地區的發展過程及其定位，是一個重要的話題。雖然這些定位是否符合歷史真相有待我們往後的章節進一步思考與評估，但是不容忽視的是，五四話語如何被詮釋和引述為當地現代社會形成的養分，我們亦需要深思五四運動相關概念的演變與接受，在南洋研究與東南亞研究之間，重塑南洋華人的近代文化與日常社會史。

東南亞和南洋貌似論述的是同一空間，但不同的用語卻展示着對相關研究主題希望秉持的論調、終極關懷與研究視野的差異。東南亞一般泛指的是今天馬來半島、印度支那半島、菲

律賓群島、婆羅洲、爪哇島等地先後建立的各個歐美殖民地以及戰後新建立的各國，諸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菲律賓、泰國、越南、印尼等國。⁶ 這個今天估算約有六億人口的地域空間，⁷ 除了有原來定居的土著、從南亞次大陸來的印度裔和來自中國歷朝歷代的華裔移民，還有後來順着商船傳入的伊斯蘭教文化及歐洲列國殖民者，形成了東南亞多樣的文化元素、宗教模式與政治體系。⁸ 南洋則是原本帶有中國視角的詞彙，畢竟所謂南方的海洋，便是從中原土地遠眺所見的。因此，無論研究的主要角度傾向探討的是多元性的東南亞，還是有華人意識的南洋，兩者都是有其原來的研究關懷，沒有必要獨尊某一研究角度；同時也沒有任何單一視角可以全面覆蓋所有議題。本書以華文撰寫，難免在東南亞研究與南洋研究之間搖擺，然而兩者差異的關鍵仍在於華人的視野。

南洋研究？新南洋研究？

透過整理南洋研究或東南亞研究的研究史，更能掌握五四運動的「毛細管作用」，了解它是如何對日常生活世界產生無所不在的影響。過去若僅依憑中國史料考察其對海外華人

6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圖書，2003 年），頁 1-2。

7 Gavin W. Jones, "The Popul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an Coxhead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 201-229.

8 關於廣義與宏觀的東南亞世界的導引，詳參王賡武著，萬芷均譯：《陸海之間：東南亞與世界文明》（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5 年），頁 1-38。

社會之影響，易陷入傳統「中國中心」的單一近代史敘事，從而忽略了五四運動本身的多樣性——兩種立場的五四、觀念滲透的五四、新舊之間的五四等等。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是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年）對權力的創見，⁹ 指權力不僅在大型公開場合展示，更像水分子毛細現象一樣滲透到社會最微小、隱秘的日常生活空間，通過各種制度、技術和知識形式無所不在地發揮作用。王汎森將思想史融入生活史，以「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為題。他藉清代思想問題為案，探討重心不在政治或思想的權力施加，而在於考察受眾（即被支配與影響者），揭示道德理想如何滲透社會底層並影響日常實踐。¹⁰ 如果我們參考王汎森把視野轉向權力作用的受眾，我們不但可以擺脫在中國五四研究着重精英面向的視角，也能夠見證和利用新馬一帶的五四接受與傳播過程的多樣性，特別是看到各種立場矛盾但同時存在的五四論述如何在此地域得以形成，從而考察到底是南洋華人造就了南洋五四思想的延續，還是五四運動創造了「南洋華人」這一身份。因此，有必要先藉此梳理何謂南洋研究或東南亞研究，從此把五四運動的研究放置一適的脈絡。

南洋研究作為一種學術話題較東南亞研究形成得早，此因民國學界早對相關問題有所探討。中國最早系統性研究南洋的機構，可以追溯至 1927 年上海暨南大學設立的南洋文化教育

9 Michel Foucault, Alan Sheridan trans.,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2012), pp. 197-198.

10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聯經出版，2022 年）。

事業部。謝枝嶙（Leander Seah）的研究指出日本對東南亞的興趣影響了中國學者，他們吸收了當地的方法論，進而研究涉及華僑教育、革命貢獻、經濟產業等議題，使民國時期的南洋研究明顯有華人性。¹¹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新加坡南洋學會在 1940 年成立，當地的南洋研究專家許雲樵（1905-1981 年）成為了該學會的《學報》主編，並參與了學會的成立過程。自此，南洋研究重心轉向新加坡，埋下了戰後南洋大學從事南洋研究的種子。

吳小安認為「南洋研究」一詞，以中國學者或南洋的華裔學者為中心，探討與華人研究密切相關的研究主題。當然此一說法不僅是基本定義，還顯然與中國政府對待華僑的態度和華人在東南亞當地社會形成的中國因素息息相關。¹² 雖然南洋從來不在中國研究的核心，也未成為政治史與思想史的關鍵，可是「南洋」一詞明顯的是從中國大陸移植至今天新馬等東南亞國家，如上述暨南大學成立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便為重要的事例。事實上，陳嶺研究暨南大學的南洋研究，注意到中國學界對南洋研究通常帶有反殖傾向，¹³ 其取徑與日本或西方不同，

11 Leander Seah, "Between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Nanyang Studies, Chinese Migration, and National Jinan University, 1927-1940," *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11.1(2017), pp. 30-56.

12 吳小安：〈從「南洋研究」到「東南亞研究」：一位中國學者的觀察與思考〉，載李晨陽、祝湘輝編：《〈劍橋東南亞史〉評述與中國東南亞史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出版，2010 年），頁 400-412。

13 陳嶺：〈「反殖」與「殖民」中國本地化南洋觀和「殖民」話語建構——暨南大學的南洋書寫〉，《東南亞研究》，2021 年第 1 期（2021 年 1 月），頁 131。